



还我风骚

HUANWOFENGSAO

王京 著

作家出版社



还我风骚

HUANWOFENGSAO

王京 著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还我风骚/王京著. - 北京:作家出版社, 2011. 5

ISBN 978 - 7 - 5063 - 5857 - 6

I. ①还… II. ①王…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069375 号

还我风骚

作 者: 王 京

责任编辑: 贺 平

装帧设计: 周思陶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 100125

电话传真: 86 - 10 - 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 - 10 - 65004079 (总编室)

86 - 10 - 65015116 (邮购部)

E - mail: zuojia@zuoja.net.cn

http://www.zuojia.net.cn

印刷: 三河市北燕印装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70 × 240

字数: 350 千

印张: 29.75

印数: 001 - 10000

版次: 2011 年 5 月第 1 版

印次: 2011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5063 - 5857 - 6

定价: 39.0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二十岁前我们叫女孩，
五十岁后我们叫女性，
从二十岁开始，勉勉强强拖到五十岁这段日子我们才叫女人！

——题 记

市公安局治安大队值班室靠近大窗口的两张桌子旁，矮警察正跟胖警察闲聊着。矮警察脱下警帽，把它放到桌子一角，拿起腔调说：“好彩头，你们昨晚收获真大，一张床上竟然抓到一男三女。刚才我已经欣赏过你们的审讯记录。这家伙真他妈怪，不知是身体好还是这雅兴高，每次都要叫上三个，还挺注重年龄结构搭配，一个十八九岁，一个二十四五岁，还有一个二十八九岁，但决不会超过三十。他不放心，要查验身份证，凭身份证上岗。愿意拿出身份证的女人，多给两百块给她做小费。你们把那些过程也记得太具体了吧，才看了一半记录，我只得抬起脚就直奔洗手间。受不了，真受不了！你们审问人家时受得了？除非刚刚从老婆被窝里钻出来就审人。嗯，这家伙算坦白还是算坦率？”胖警察撇了一下嘴角，又勾勾眼睛说：“不算坦白，也不算坦率。”矮警察奇怪地：“此话怎讲？”胖警察答道：“叽里呱啦讲这些话时，他酒还没完全醒过来。”矮警察说：“呵呵，管他哪，反正都是他嘴巴说的。”这时，另外一个警察走过来，沮丧地跟胖警察说：“忙了一个通宵，你们捞一大包罚款回来，也值哪。我们前天呢也忙碌了一个晚上，白忙了不说，还差点吓死我们。一个男的，七十二，见到警察进来查房，他心脏病就犯了。幸亏我身上还带有一瓶救心丸。最近我心脏不太好，救心丸二十四小时不敢离身。菩萨哪，菩萨有个绰号叫救心丸。结果这药救了这个老嫖客。送到医院后，好不容易找到了他的老太太。谁也没想到，老太太昨天竟

然跑到市政府上访，说警察快要逼死她老公了。她说，我老公退休二十几年都是蔫了的秋茄子什么的，纯粹你们警察瞎说什么什么的。”胖警察乐呵呵给他出主意地：“也怪你们不灵活。我上次进去看到是一个老先生，马上哈腰就说，哎哟，对不起对不起，我进错房了。”三个警察笑了起来。笑声中，邓娃娃从门口一头钻进来。脱下警帽后，又把肩上的雪花拍了拍，叫道：“好大的鹅毛雪哟，开车都看不清路面，能见度顶多三四米远。嗯，三位老大哥笑什么呢？”

矮警察立即戏言道：“我笑不出来了。零下十三四度，看看，差点把我们警花冻成一尊冰美女！”

邓娃娃抿嘴笑道：“原来你们在笑话我。嘴真坏！冰美女我算得上吗？”

胖警察站起身来，伸开手臂做了两个扩胸运动，揶揄地：“娃娃你不会还蒙在鼓里吧，人家盼星星盼月亮正盼着你变成一支冰糖葫芦哪。早一刻钟变都好。”

矮警察顿时不满道：“什么冰糖葫芦？不得丑化我们邓美女！”

“是呀，祈祷什么不好，”邓娃娃边说边抬抬下巴，“怎么偏偏希望我成一支冰糖葫芦？”

胖警察朝矮警察挤挤眼睛，又说：“知道吧，这牺牲你只要做出一点点，便能帮这位大哥实现人生中伟大的夙愿。”

矮警察问：“我有什么夙愿，还是人生的？”

邓娃娃双手一伸，挽起胖警察的手臂，撒娇似的：“说吧说吧，怎么要我变成能吃的东西呢？”

“娃娃你真想知道——”

邓娃娃大眼睛眨眨，很认真地朝胖警察点点头。

“很简单嘛。”胖警察一板一眼的，“因为你这位大哥蓄谋已久，早想把你吃掉！不叫囫囵吞枣，叫囫囵吞葫芦才最贴切。葫芦那样子，大S！”

值班室里其他同事听到胖警察这样说话，哄地笑了起来，连邓娃娃也咯咯笑了，虽然她还没听太明白。只有矮警察突然觉得好像自己被人看透了什么真面目一样，顿时气得鼻子都歪了，抡起拳头便要往胖警察捅去。邓娃娃见了，闪电般挡在胖警察前面。

另一位警察笑道：“打住打住，冰糖葫芦可受不起你这记重拳。娃娃怎

么会是葫芦呢？该像珍珠，一颗夜明珠，还是捧在自己手掌心好些。”

矮警察瞪起眼睛瞄来瞄去，一时找不到该死死盯住的目标。

这时，胖警察打开自己办公桌的抽屉，从里面找出一个信封，递给邓娃娃。邓娃娃问：“什么——”

“放心，婚我早结了，不是一封求爱信，同时我也没义务转交人家这方面的东西。”胖警察调侃中还朝矮警察瞟了一眼。

邓娃娃看看信封，惊喜地：“钱——”

“不叫钱，该叫补贴。你的出警补贴。”

“补贴？都是百元钞，这么多——”

“也就十五张。又不是一千五百张。”

“才来实习半个月时间，怎么能拿上这么多？我老妈还说，实习是自费的。”

“这要看到哪个部门实习。对了，它不是市财政给的。这钱，分成里面的一点提成。不明白吧。这半个月来你参与抓了几起卖淫嫖娼，还有一起赌博，这百元大钞就是从那些罚款中来的。”

邓娃娃噢了一声，深深地向胖警察鞠了一个躬，说：“谢谢您！”

“谢他干什么？应该谢我——”李大队长刚好从隔壁的治安大队指挥中心走了过来，接过话尾就说。他看看娃娃，又拍拍她的肩膀说：“娃娃，这半个月表现不错，好好干！”

“谢谢李大队长关心！”邓娃娃又向李大队长鞠一个躬。

李大队长笑呵呵摆摆手，看看自己手中的一个电话记录本，皱皱眉头嘀咕道：“怎么可能呢，中午还有机关干部出来泡女人？”

胖警察笑道：“中午就不准泡女人吗？这没明文规定吧。大队长，刚才都还有警察想吃冰糖葫芦哪。”

矮警察刚刚坐到椅子上，听到胖警察这么说，立刻弹跳起来，叫道：“你、你死胖子乱说什么？”

“乱说了吗我？”

李大队长一下子知道了这上班想吃冰糖葫芦的就是矮警察，便瞪了矮警察一眼：“难怪啰，三十几岁都找不到老婆，到了这把年纪还吃冰糖葫芦，你也好意思？尿壶都雄赳赳气昂昂了，这脑子还幼儿园！”

听到李大队长这么说话，邓娃娃和其他警察笑得前仰后合，邓娃娃还擦擦笑出来的泪水。只有矮警察一脸猪肝色。他心里面的愤怒程度说有多高就有多高，但面对李大队长一副严肃的脸孔，也只得忍气吞声，还跟着自嘲般笑了一下。

李大队长说：“好啦，大家都别笑了！有事。刚才110接到举报，有一名机关干部中午出来泡女人。注意，这位机关干部属男性，不是‘同志’性质。我们这段时间好几次被人家谎报耍弄了，前天晚上又差点吓死一个老人。我们要小心一点。这次人家说得有名有姓，地点也说得清清楚楚，信天游大酒店1905号房间。”

胖警察问：“真会有那么一回事？”

矮警察立刻抬头朝胖警察嚷道：“对啦，你哥哥就在机关里当干部——”

胖警察闪电般出手，一把扣到了矮警察的手腕：“你这话什么意思？”

“李、李大队长，你快说说，姓什么叫什么？”矮警察感到手腕疼痛，哎哟哎哟叫起来。

“松手！”李大队长喝了一声，又说，“胡闹，搞得值班室像什么样子？这个月创收还差三十一万。要下点工夫呀同志们！不过也要把握一个度，每次不要罚得太凶，罚凶了人家哪敢再去开房呢？罚款，一定要讲究点辩证法。不讲究点艺术，就自断财源了。这人姓黄，叫黄义国。”

“黄义国?!”

“黄——义——国。”

虽然耳朵里听着他们的对话，但自认为还是一个小女孩的邓娃娃对类似的话题又没露出多少兴趣的表情，她早已把头扭向窗外。她想看看外面的雪景。要是还在警校念书，她肯定又会约上几个同学一起去堆雪人。欢乐情景还没完全想象出来，她却像被电猛触一下，刷地扭回头，忙问：“叫、叫什么名字？”

矮警察忙递上一个笑脸：“叫黄义国。不是谁的哥哥。”

“黄义国？”邓娃娃小声叨念了一遍名字。

李大队长接着说：“据举报人说，黄义国工作单位是市经济局。刚才我查了一下电话本，市经济局确实有这么一个副局长。”

矮警察轻声地跟邓娃娃嘀咕着：“看看外面的天空，不仅飘下雪花，还

会飘下一张又一张票票，分不清哪是雪花，哪是票花哦。”

邓娃娃轻轻哦一声，眼睛突然有点走神。

李大队长指示着说：“值班人员马上出发。我再说一遍，一定要小心，毕竟人家是一个领导干部，稍有不慎，影响不好，到时候又得我老李去三叩九拜负荆请罪。人家快活我受伤。兄弟们，拜托了。”

“是！”几个警察把胸膛狠狠一挺，大声叫道。

突然，邓娃娃哎哟一声。

李大队长关切地：“娃娃，怎么了？”

邓娃娃嘻嘻笑了笑，不好意思地：“大队长，我应该不算小女孩子吧。”

“什么意思？”

“不好意思，小女人了，女人事了。请各位大哥等等我，容小女人到洗手间报个到。等等我哦，再捞一点出警补贴，晚上也好请你们吃夜宵！”

2

陈道忠端起酒杯，跟邓冬兰说：“邓局长，让道忠再敬您一杯。”

邓冬兰连眼皮也没抬抬，慢条斯理地：“还邓局长？现任局长姓陈。我说道忠，大男人坐不改姓，站不更名，你好好一个陈姓，怎么要改邓呢？”

陈道忠忽地露出一副弥勒佛相说：“什么时候你都是我陈道忠的邓局长！”

邓冬兰挪挪屁股，把筷子一放，但没端杯子。她硬生生把陈道忠的话挡回去：“三年前，我已经退到二线了，用市委组织部的话来说，应该称我为市文化局原局长。叫老邓、邓老也行。这座省会城市里，邓冬兰只是一个不足挂齿的普通女人。”

陈道忠有点尴尬，只得跟在座陪同的副局长老肖、茅冬冬和办公室主任小丁等人打起哈哈。茅冬冬说：“这称谓也不够科学，什么原局长，那不是将来领导干部退二线时都改姓原了？问题是还有袁世凯那个姓的人担任现任局长哪，跟前任局长怎么好区别呢？”老肖也打起趣地：“那介绍时就说现任

袁局长吧。”“现任袁局长退了二线，那就是叫袁原局长了？圆圆，昵称。不过男性也弄上一个这种昵称会让人吐酸水。”茅冬冬又撇了一下嘴。听到这几句话，邓冬兰笑了笑。看到她这个表情，大家也跟着笑了起来。今天陈道忠特意在香格里拉大酒店订了一个大包厢，叫上在家的班子成员一起设宴为前往太阳岛疗养院疗养的前任局长邓冬兰欢送。不过，邓冬兰一入座就让所有人都喝得不够痛快。一直等到邓冬兰说了一句：“要是连续三任局长都是姓袁，这最后的局长就该叫原原袁局长了，岂不是像结巴子跟现任袁局长打招呼？”陈道忠才接上话又说：“我终于发现了，邓局长为什么这么年轻，就是开朗加幽默。”

小丁附和地：“人家说我是一个闷骚星，三十不够，这头发就染霜了。”

邓冬兰看了坐在自己对面的小丁一眼，说道：“少年白头，衣饭不愁，何况现在跟陈局长干革命呢？我说小丁，你这辈子会有出息的！”

小丁噎了一下，本来喝红了几分脸，刹那间脸孔更红。

陈道忠看到自己这杯酒敬不下去，只得来了一个自我转移：“小丁，邓局长都祝愿你了。她的话一直灵验得很，怎么还不敬酒呢？刚才你喝三杯，敬邓局长一杯。你再敬两个三杯，让邓局长再喝一杯。当年从文物所把你调到局里来，还是邓局长签字的哦。”

老肖点拨道：“是呀，邓局长有恩于你小丁！”

小丁连忙站起身子说：“只要能表达我对邓局长的感激之情，我再六杯敬邓局长您一杯。”

陈道忠当即击掌叫好，茅冬冬也跟着拍起了巴掌。

邓冬兰摇摇头：“那这杯酒我更不能喝，到时候人家会说一个老女人欺负一个男孩子。这官场上，欺负谁都可以，就是不能欺负下一代。欺老不欺幼！老茅，这话还是你讲的吧。”

茅冬冬说：“不属于我的版权。一个老领导的感叹，我无意中听到的。他说，现在这官场上谁都不敬老人，可都怕得罪年轻干部。年轻干部到时候必然要升职上去，自己可以倚老卖老，但自己后代人还得靠人家关心。”

“如此说来，我还得敬小丁一杯酒。到时候我儿子从美国毕业回来，小丁也该是一个大领导了。”

“不不，邓局长您永远是我的领导、我的恩人！我喝九杯，您喝一杯！”

小丁豪情万丈起来。

邓冬兰说：“还九杯？那我更消受不起，古代‘九’字只有天下老大受用得。市文化局大院上空只有一轮鲜红太阳，就是我们陈局长！九杯酒你小丁真想敬出去，这份厚礼也只有陈局长才承受得起。”

陈道忠连声说：“说不得说不得。”

邓冬兰说：“怎么说不得呢？看看小丁，看看我们文化局干部，包括后勤科两个临时工，三四十个人，哪个不靠沐浴你的阳光过日子呢？”

“邓局长，在您面前我陈道忠哪敢要什么威风？我这心里面，您才是太阳。”

“我是太阳？记忆中的一轮老太阳罢了。顶多剩下一圈光环。这光环再怎么摇身也变不成紧箍咒。放心好了，你这轮太阳愿从东边升起就从东边升，愿从西边冒出来就从西边冒出来，想怎么照就怎么照，只是希望你能赐给我一点点暖意。我说哪，这大雪天的，屋子里怎么还这么暖烘烘的？”

“我叫您大姐，我敬您一杯。”

“档案年龄上，我比你确实虚长十几岁。”

“再怎么样，您都是于我有恩情的大姐。这次让您参加全省文化系统知名人士疗养团，也确实是我的一种心意表达。”

“谢谢。我知道，你亲自去找过省厅。昨天晚上，杜厅长还打电话给我。杜厅长，是我邓冬兰最敬重的一位老领导，他不打来电话，我才不想去什么太阳岛还是月亮岛疗养院报到，更不会来参加你这个欢送仪式。老肖、茅局长，我可不是对你们有什么意见。杜厅长也感慨呀，老了，我们都老了，我们老一代谁都可以得罪，就别得罪后一代，要不然这工资、这补贴、这养老金到时候没人管了。跟茅冬冬局长刚才说的话差不多一个意思。老了，不能再靠自己吃饭。辛辛苦苦几十年，到头还得靠人家怜悯。这人哪，动物中最惨烈的一个角色。杜厅长还有一年多才退二线，他便有了一种阔步迈向冷宫的感受。谢谢陈局长，还亲自要来一个疗养名额，好让我邓冬兰也去疗养休息！”

“应该的，应该的，辛苦这么多年，您也该好好休息休息。”

“是吧。心理素质你还是不够好，原局长坐在她办公室也并不妨碍你干什么事吧，非得给她找这么一个疗养机会？也好，也好，这下子你可以放开

手脚施展才华，哪怕你天天爬上局长室新买的那张老板桌上翻跟斗，都用不着顾忌原局长。”

“邓局长又笑话我了。六年前送戏下乡，阳明大山上我摔过一跤，伤到这腰，到现在也没治好，哪还翻得起跟斗来？谢谢您，当时您还提着水果篮亲自上医院看我。”

茅冬冬补了一句：“那天听到陈局长上山时摔了一跤，邓局长就急了，要我马上叫车一起赶到阳明大山脚下狗脑镇等陈局长下山。”

老肖说：“那时我还在统计局工作，没调到文化局来。”

“你们以为陈局长想报答什么，才叫我去疗养——”邓冬兰挤挤嘴角。

陈道忠怪异地笑了笑，干脆把话摊开道：“看来我被使了一招‘调虎离山’计谋。”

“被使了招？我误会了，冤枉你了？还调虎离山？我当不了老虎。人家是说我像一只母老虎。哪算得上？连一只雌性老鼠也算不上。我就是一个老女性！”邓冬兰还是咄咄逼人说话。

陈道忠倒不想跟邓冬兰打嘴巴仗，便笑呵呵地说：“老肖、茅局，时间也不早了。来，让我们一起共同举杯，祝贺邓局长前往太阳岛疗养院疗养！”

邓冬兰见大家端杯站了起来，也只得抬起屁股，说：“谢谢大家！幸亏只去两三个月，要是疗养个三两年，陈局长恐怕会把全市三十六支秧歌队、十八支腰鼓队统统请来助兴喝酒哦！”

宴请结束后，陈道忠和局里班子成员一起簇拥着邓冬兰走出香格里拉大酒店。陈道忠跟邓冬兰说：“我送你到太阳岛疗养院报到吧。”

邓冬兰说：“不用麻烦了，忙你局长的事去吧。再说，跟我斗嘴你也不太乐意。”

陈道忠笑道：“还是送送吧。”

这时，邓冬兰的手机响起《梁祝》旋律。她掏出手机一看，屏幕上显示的是邓娃娃的手机号码。才刚接通，邓娃娃就急匆匆问：“表姑妈，表姑父是不是在市经济局当副局长？”

邓冬兰嗯了一声，问：“娃娃，找你表姑父有事吗？”

“不是有事，是要快出事了。长话短说，我现偷偷躲到女洗手间给您打电话。表姑妈，有人举报表姑父带着一个女人进了信天游大酒店19楼5号房

间。1905!”

邓冬兰猛地抽了口冷气：“你说什么——”

“我没时间解释了。您快点通知表姑父，治安大队已经集合好了，马上出发。您快点啊！治安大队到达那里的时间大概三十分钟左右。但愿路上堵车。拜拜！”

接着，邓娃娃挂掉手机。

邓冬兰的身子颤抖几下，虽然穿着一件羊绒大衣，还是觉得寒气逼人，连手也开始有点发抖了。她回头看了陈道忠一眼，朝左侧一棵树下移了几步，才裹起身子急急拨打丈夫黄义国的手机。她没料到，对方手机关机了。邓冬兰立刻想到一个救急办法，通过114咨询台查询到信天游大酒店总机号码。谁知连拨了三次，对方总机电话一直是忙音。见鬼了！她心里狠狠骂了一声。

陈道忠这时坐进了那辆刚买不久的广本，车门还没拉上。他探出半个身子朝邓冬兰嚷道：“邓局长，上车吧。这里去太阳岛疗养院挺近的，穿过解放路和中山三路，再顺着码头护堤开上十分钟车就到了。”

小丁快步走到邓冬兰身边说：“邓局长，我也去送送您。”

邓冬兰跟小丁说：“还真的要辛苦你一下，你把我的行李送到疗养院去。”

“您现在不直接去疗养院？”

“我还有一点事要办。”

“那我开车送您吧。放心，我没喝醉。我喝酒就是上脸。”

“不用不用。你跟陈局长说一声，也不麻烦他相送了。”说完，邓冬兰打了一个手势，把刚好路过她身边的一辆出租车拦下来，又匆匆拉开门钻了进去。几乎屁股还没落到椅上，她就催促司机说：“快点快点，抄近路，把我直接送到信天游大酒店19楼。”

出租车司机蓦然笑道：“大姐，我这车子没插翅膀。”

“什、什么？”邓冬兰似乎没听懂。

司机礼貌地：“对不起，我只能把大姐您送到信天游大酒店一楼大堂门口，您再坐电梯上19楼。”

邓冬兰有点心不在焉地哦了一声。

香格里拉大酒店门口，陈道忠看到邓冬兰突然拦下一辆的士匆匆离去，很困惑地走下车子……

3

赵二妹的目光从凯迪拉克车窗外收了回来，用手柔和地摸摸怀里一只小狗，跟开车的儿子薛金星嘀咕道：“怪事，省厅那个胖厅长，我只见过一次，那年他来看了卓青编的两个小戏，回宾馆前跟邓局长、老朱、老鲍和郭阿姨他们，还有你妈，三十几个人挤在一块合了个影，就那次见过杜厅长，他怎么还会记得我，到今天也点名让我参加全省文化系统疗养团呢？那次照相郭阿姨还挤到了杜厅长背后哪，对郭阿姨他还该有印象些，怎么没让郭阿姨去呢？”

薛金星好像没意识到母亲是在问自己。

赵二妹看到儿子没答话，便拍拍小狗的头问：“玛丽，你说怎么会轮到我去休养？不会抓阄的吧。”玛丽听到问话，抬头耸耸鼻子，几分灵性地往主人怀里钻。

坐在后排的媳妇左左笑道：“妈，人民大剧院里您工作了十几年，又到市文化局当过工会主席，正儿八经一个老领导干部嘛。”

赵二妹说：“搭帮邓局长看得起我，赏了这顶帽子给我戴上。”

“赏到的，也得有这个命呀。”

说这句话的是左左身旁的柏子仁。她一张瓜子脸，眼睛不大不小，鼻子有点高挑，顶多二十二三岁。左左听到柏子仁抢话，虽然答得贴切，但她还是有些反感地看了对方一眼。前天上午，她才第一次见到柏子仁。薛金星把她叫来时，左左还莫名其妙白了一眼，以为薛金星不声不响找来一个女秘书。薛金星跟她解释，专门给妈请来的保健医生，在疗养院好伺候妈。

“有这个命，没遇到贵人，还不是没用。”赵二妹回了一句。

左左说：“所以，这次妈又遇到了贵人，好让您享受享受高级干部的待遇。”

“你说，这下雪天还会拱出一个大太阳来吗？”

“妈常说自己识的字不够半瓢多，但您说起话来还是有诗意的。”

“还有画意。这句话更多体现的是画意。”柏子仁也许刚才没留意到左左的反应，又笑咪咪说上一句。

左左讥讽地：“你还挺爱插话的。”

这时，薛金星打了一个转向灯，开口说道：“老妈，别把去疗养这事当成楼盘来研究。还是恭敬不如从命吧。”

赵二妹说：“恭敬不如从命？你老妈玉米地里长大的，怎么生出一个儿子还满嘴洋话？”

柏子仁迟疑了一下，看到左左对赵二妹的话爱答不理的样子，才敢说：“赵总经理，薛老板说的不是洋话，他说古话。”

赵二妹噢了一声，说：“古话，我怎么没听懂？我说金星，古时候妈会不会没投过人胎呢？”

左左便问：“妈，什么投人胎——”

“要是投过人胎，我也跟你们一样说得出几句古话，说不出也该听得懂几句吧。说这古话，比我们乡下土话还难懂。”

薛金星、左左和柏子仁笑了起来。最先止笑的是柏子仁，她看到左左溜来一眼后，便连忙捂上嘴巴。她陡然醒悟，自己没资格分享新世界地产公司总经理一家人的欢笑。

赵二妹说：“还没说个明白，恭敬什么——”

“让左左跟妈解释吧。”薛金星吩咐道。左左说：“人家省文化厅都给您下了通知，您接到通知高高兴兴去参加疗养就是了。”

“就这个意思？都离开市文化局三几年了，省文化厅还惦记我这个老女人。只是我放心不下解放路68号第二期开发。怎么取一个香什么丽花园？”

薛金星说：“老妈您放心疗养吧。公司大大小小的事，我跟左左都会努力打理好的。”

“我问你楼盘那个别扭的名字叫什么？”

左左答道：“香榭丽花园。”

“这名字挺好听的。”柏子仁禁不住赞了一句。

赵二妹回过头看了柏子仁一眼：“有什么好听？”

“好听呀。这名字画意诗意都有，又很贵气。赵总，香榭丽是法国巴黎一条最有名气的大街的名字，法语叫 Avenue des champs—Élysées，也有叫成

les champs—Elysées。”柏子仁介绍道。

左左突然朝薛金星喂了一声，嚷道：“你是给妈雇一个保健医生，还是挂羊头卖狗肉给自己请了一个法语家教呢？你说要取这个名字，我就觉得有些古怪。妈本来也一直主张取个什么新村的的名字，那好记些，你却搬来这么一个洋名字。”

薛金星说：“这名字还是请几个风水名师探讨两天三夜才定下来的，香港丘大师他也觉得挺不错。跟柏子仁说的一样，还非常贵气。”

柏子仁也想表现一下自己的才华，她说：“其实，这条大街的名字有它特别的来历，它从希腊神话中生活着有道德的魂魄的地狱而得名的。它地处巴黎八区，巴黎那座城市西北部。大街东西向，由东向西延伸，1915米，差不多两公里长吧，前半段较平坦，接着有一段上坡路，爬上坡后，便到了最著名的戴高乐广场，也有叫它星形广场的，星形广场是它的旧称号，广场中心有一个标志性建筑物就是凯旋门。大街两旁净是一些卖香水、首饰什么奢侈品的店子，还有一些很有名气的演出场所也在那条街上。我最喜欢那条大街上的咖啡馆……”

薛金星便问：“你到过那里喝咖啡？”

“没有。”柏子仁答道。

左左马上说：“原来从书上偷来的嘴巴。遗憾，还没到那喝过咖啡。也许你现在该放心了，说不定哪个男人有一天会让你实现香榭丽大街边喝咖啡的这个愿望。别说一杯，喝一桶那个男人也会愿意掏钱。”

柏子仁被噎了一下。

这时，薛金星的手机响了。他左手操纵方向盘，右手拿起手机接听。他刚接完电话，左左便问：“哪个的电话？”薛金星说：“那个叫燕子的。前几天不是来新世界找过我一次吗？她说看中我们华天小区一套房子，想租下来住。”左左说：“不租。华天楼盘又不是卖不出。”赵二妹说：“人家租有租的原因吧。问问人家再说。圩场卖大蒜一样，一捆卖，三五根也卖。”薛金星说：“我问过，先租下住一段时间觉得合适她再买。她还亮了自己身份，市里卢副市长是她表哥。”左左讥笑地：“副市长的表妹还要租房住吗？看来是一个冒牌货。金星你去查查，帮卢副市长揪一个假表妹出来。”薛金星点点头，也该认真去查一查。赵二妹说：“有什么好查的？给她算了，租就租吧。

一个女孩子，哪有这么大的胆子冒充大领导的表妹？别查了。”左左说：“那太便宜她了。”赵二妹说：“什么便宜不便宜？”薛金星说：“左左的意思是这些楼盘又不愁卖不出去。”赵二妹说：“家里几十亩红薯，再怎么挖，也有遗漏到地里头的。”左左和薛金星差不多同时开口问：“妈你说的意思是——”赵二妹说：“什么意思？妈也说不清自己要讲一个什么意思。就这个意思。”柏子仁笑道：“赵总就是逗人。”赵二妹问：“柏子仁你听明白了？”柏子仁说：“我猜猜看，也许猜错了。天下钱不是哪一个人能统统赚到手，这港台台词就是由它去吧，我是这样来理解赵总刚才说的话。如果她是骗子，狐狸尾巴哪天终究会露出来的。一旦去查了，如果真那么一回事，得罪这表妹不算什么，还得罪她表哥——”赵二妹嘀咕道：“我说金星，你的脑袋还没这个保健医生好使。呵，柏子仁不错。”

听到婆婆夸起柏子仁来，左左轻轻哼了一声，拿起一份报纸递给赵二妹：“妈，您看看——”

“念！”赵二妹的嘴巴动了一下。

左左说：“我会念的。先让您看看，上面有您的照片。”

赵二妹接过报纸巴起眼看了起来，说：“这是哪个记者拍的？一个侧影，不仔细看，还看不出这是你妈。刁市长他一个正面照得多好。也该把妈照成刁市长这副模样才好。下面写着什么字呢？”

左左把报纸拿回来说：“我念念。本报讯，昨天上午，市委副书记、市长刁普利深入全市最大的房地产公司新世界视察，听取该公司赵二妹总经理的情况汇报后，他指出要把解放路68号‘地王’第二期开发作为城市建设的一大亮点来抓……”

薛金星说：“昨天，刁市长还问我这块地现在涨了多少。我没跟他说实话。今天的报纸有一个报道，说什么随着市场上有关紧控地产政策即将出台的传闻，我们拍到的这块‘地王’三天内再度升值10%。这意味着我们腰包里三天之内又多了五千万。”

赵二妹闷闷地哦了一声。

左左探头看看赵二妹，发现她脸上表情有些变化，便马上跟薛金星说：“我说金星呀，你连话也不会说了。”

薛金星奇怪地：“账我没算错呀。错不了，保守估计我们也多赚了一个